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宋



宋理宗皇帝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

宋史職官志登開檢院諫諍議大夫掌文

武官及士民

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

章奏表疏

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
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
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
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洛州人馬軍都
虞侯元之孫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
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
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又家於宣仁三
子以爲其居於
後廢立及隆祐
播遷張太子吳
日之事宣仁非
有神術先知何
以其然哉且
宣仁若果先識
其所以世家女
百餘人中豈無
一福祿兼全者
而不用此應濟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

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

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

鎮恭懿
王元偓

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

濮安懿
王之子

范百祿

字子功
鎮兄子

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

字仲馮
敬之子

充納吉使梁燾鄭雍

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

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

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文以成其日
之爾何為哉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抃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

金追贈
世祖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

字烏魯完按盈格舊
作盈哥今改後仿此

謂曰烏

雅舒

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
作烏雅束今改後仿此

柔善若辦集契丹事

阿古達

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
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

能之遂卒

阿古達
始此

母弟蒲拉舒

舊作頗刺淑
今改後仿此

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

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

因敗為功變弱為疆遂破和諾克

舊作桓
故今改

薩克達

舊作
茂達

今改烏春烏木干

皆女真部人與和哩布相攻
者烏木干舊作高謀干今改

基業始

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

舊金史作
勃極烈今

改後倣此金史國語
解勃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
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
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

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

字學授吉州永豐人

黃慶基言軾

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示先帝其弟鞏相

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疆中國鞭

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

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

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

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

謗誹

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
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

太后曰先帝追

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

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

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

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

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劾

字祖德開封咸平人

附呂大防蘇轍

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

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

罷知河中府

頌器局閔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

絕僥倖之原深戎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

以聽聖語

帝深重之

諸臣奏事皆取

決太后帝有言

或無對者惟蘇

頌一人為帝所

重則司馬光呂

公若諸臣皆有

不得辭其咎者

而具日親政大

反所為制教于

亂哲宗自崇寧

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所由來矣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

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

燾自立朝一以引拔

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其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間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
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
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
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
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
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
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
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

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

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

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

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

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發苛政舉邊若

以高仁之賢意

其彌留之際必

深囑上臣意

體國以輔少主

即慮哲宗地

日之發棄養

更慮新政則當并

召哲宗面諭之

以防杜漸之

道見金三名新

為合理乃對語

臣丁寧以勸
以宜早引退是
全為社稷不類
其平日之所行
矣諸臣非不明
大義者尚何忍
淺之于人傳之
于後且慮然活
人以阿附之嫌
哉是蓋出史
家附會之說不
可信也

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
生事于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
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
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
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
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
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
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
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
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
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

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

近習不可弗聽

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

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
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

沈起授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崩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米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此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蹇周輔字疇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

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

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

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

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

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

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

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日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
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
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
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
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

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
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
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
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 紹聖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春

戊 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
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

言于帝曰陛下新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
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
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

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

亟從之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

畧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

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羞可募之說離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死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

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
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
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
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權酷
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
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
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

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

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按蘇

轍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
與秦皇並議故疑轍為誹謗耳
純仁曰轍所論事與

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

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

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

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

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純元祐諸臣之議乃

潤甫用首倡紹

述之說章呂蒙

之據此復述再

務攻計司馬光

諸人為事其重

發策以此利其議

說士以此術甲

乙左但右袒門

戶利然成何也

肅清何可得哉

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焯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充洙

兄源

之子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改法進而當先
意者蔡京議
改法而甘出外
者曾布也則
委曲贊一詞
執拗不回小人
之情惡百法不
可以一端墨若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

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死理不明雖有
高防檢用法度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時為開封

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

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

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

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熈元祐諸臣

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

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

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

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內擊
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
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
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訛謗先帝
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
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

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
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
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
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
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

乃出知陝州

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

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
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
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
不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

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

知出于我邪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

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備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收弊惇不悅惇既相專以紹述為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

字子中福州人

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

點陟褒貶推出自上宜遠惡意古

本不煩錄飾多
詞唐來儒臣草
制或溢美以市諛
或醜詆以洩忿
或且公受餽遺
謂之酒筆藝至
言而辱國體莫
此為甚相習成
風恬不為怪如
林希之肆行誣
詆敢于陰斥宣
仁則又小人無
忌憚之尤要之
所以致此則當時
為人君者豈能
解其責哉

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
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選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為
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
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
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
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

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
不同京再蒞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
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
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
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偽芟落事

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
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
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為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

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
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
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

字安中
邵武人

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
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
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
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
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
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威德事也帝乃止于
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
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藉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
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勿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
議者亦勿復言

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間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

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
頌獲免而燾止論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是祖禹及趙彥若

師民

黃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

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

翰林學士

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

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 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實錄紀一朝政
治自應據事實
書以昭傳信即
片辭隻字不容
任意增省重修
已不可為典要
況朝臣各持私
見訪書佞史甲
辨似訟尚復成
何體制乎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督也于喪次闋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

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

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

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

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

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

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

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

是復論章惇頡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

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
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
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說邪
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
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熹
救之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熹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覲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

隙惇用白帖

宋制中書省大事奏稟待旨為畫黃小事擬進待旨為錄黃今不由奏擬而直

以占行之猶唐之堂帖也

貶謫元祐諸臣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

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

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

救常安氏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貶論臣僚乃不由奏擬則威權益歸于下國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安石曾有故事遂釋其疑殊不思安石創為白帖以使其專擅之私家法實甚顯不慙作簡之失釋視為公中之使使小人益肆行無忘何其及哉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子丙 三年春正月以揚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 唯陽人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

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

紹聖初陞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

人謂之楊三變望顯熙之政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舊作紀石 遼尺正官志小部族 有果錫哩猶言縣也部

赫舍哩本女真別 却後入金以為氏阿蘇人名舊作 阿疎今改阿蘇奔遼

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贈肅宗為 作頤臘淑今改弟盈格嗣

以兄和卓

烏古魯長子按和卓舊作劫者今改

子薩拉噶

舊作撒改今改

為國相

金史世紀和諾克薩克達父雅達納稱為國相景祖以帶馬未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

時赫舍哩部阿蕪與部人穆都哩

舊作毛賸祿今改

阻兵為難

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

盈格勿攻盈格留和卓

按此又一和卓據金史金初有兩和卓其一薩拉噶父後贈

韓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

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

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

諫乳媪事

事具前

以為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構造誣

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

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

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託事就坐嬪御皆立侍

婕妤好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養祐宮后座朱紫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座則或已撤婕

好生遂仆于地，怒不復朝。拉訴于帝，內侍都隨謂疑好曰：母以此忒威，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婕

妤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頌知醫，嘗已后危疾

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

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

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常情耳。后即熟符于帝

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

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

人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拷掠備

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媿好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宜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規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冠鑿幸平國威已損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

事具前

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

民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

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

城

注見前

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

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

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獨去已

而果破金明引退

又何足取乎

以龔原字深之成州遂昌人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

以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中改賜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追叙

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

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克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思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為昌化軍司戶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

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

字道伯

自涇原入朝帝訪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

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

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

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

存實天以遺陛下于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

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幼即行點涉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危者無不大可

天子

罪與司馬光等不異傾朝庭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

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

使鞏化州

本唐辨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

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

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

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覲韓

州

字元伯陝人

孫升

字君孚高郵人

呂陶范純禮

字彛惠仲海中子

趙君錫

馬默

字處厚單州城武人

顧臨范純粹

字德孺仲海少子

孔武仲

字常父文仲弟

王欽臣呂希哲

字原明公著長子

呂希純

字子進公著季子

呂希績

字紀

常公著次子

姚緬胡安詩秦觀

字少游揚州高郵人

十七人通隨峽衡

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衛連橫諸州

通州五季周置今隸江南單州

後唐置今為睢屬曹州府衛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屬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餘注見

前

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孔平仲

字義父武仲弟

落職知衡州張

來

字文潛楚州淮陰人

晁補之

字无咎宗慤會孫

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

孫覺趙高李之純

字端明澹州無棣人

李周

字純之馮翔人

並退奪官秩

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

字致遠處州龍泉人

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

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

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

唐縣今屬江西贛州府

而卒天下惜之

既而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

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

馬先議後法不同為請與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

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賓州唐置今屬廣

西柳

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

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

字校之周輔子

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

卿應卿弟

董必

字子彊處州龍泉人

察訪嶺南將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
刑改廢法度訛譎宗廟睨眊西宮觀事考言實狀彰
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
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
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
鐸

字振文興
化莆田人

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擗拾

附著織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

卞黨
蘇昂

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大學士博士陳
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

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窠

字質夫建州蒲城人城平夏

此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

州北有曰細腰葫蘆峽城前沈括欲蓋城橫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見前

窠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

注見前

據形勝以逼

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廊延四路之師陽
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

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

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

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濤歷峽

好水河

即好水川注見前

之陰夏

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

人聞之帥衆來襲凖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

曰平夏城靈平砦

在平夏城南

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

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後追諡忠烈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

崇寧

中預堂籍後特令出
籍追復太師賜謚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

七月又
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
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愨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

本名昇平塔

威羌

本名白洛嘴元
符元年賜名

二城

故城俱在今
延安府安定

縣

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特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
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

宋置
今瓌

州府萬
州是

司戶參軍

初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
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
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
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

確功于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
遺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
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
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
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
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
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
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

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于演設為司馬光語范
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命王棧為
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
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
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
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
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
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
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
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
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戊寅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秦璽之不及貴
前已詳辨之至
傳國之說尤為
荒唐無據何能
聖君臣侈陳符
瑞因之朝會改
元惑亦甚

咸陽縣民改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馳辨京以為秦璽

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

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

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

字處厚廣安軍人為

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
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于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附馬都尉
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
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
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

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
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
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
內侍郝隨為助媒藥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敗王珪
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呂燾呂大防等結
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

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行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
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
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
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鍛
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璣等于
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
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
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

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
燭焚之却隨規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
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
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
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
承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

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

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

過梅協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

惇又擢王象為
轉運判官使殺

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

祖禹尋卒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

過過爭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辦禪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微蘊

雖賈誼陸贄

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崇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

番作寇名

阿理今改

夏人圍平夏章崇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

監軍穆爾圖卜

舊作妹勒都通今改

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

殿受賀崇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

邈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

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

惇與棗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

即西安州以南
半合新城是故

城在平涼府

城砦九

宋史地理志西
安州有鹽荒天
都臨羌橫嶺諸
砦通會寧章定

固原州西北

戎諸堡皆

元符中建

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

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巳卯 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

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

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

自小吳埽之決東流填淤范子奇始建議回河王令圖王

孝先繼之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

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

勞民為憂蘇轍復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祿行視後

遂罷已而吳安持李偉等復上其說吳安持充之

子久之不決至紹聖初卒行之

先是呂大防以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尋以

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王宗望字瞻叟光州固始

人然是時東流提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

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二十人以前主議回河

黃河故道還移乃天地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爭者即修築提防亦難回勢利尋立於地迤下之形強之使回若盡障北流欲遏全河東還則是躡輿水取不主壅潰焉不止吳安持等不慮河防機要每黃河無怪且

徒勞無益也

降責有差

考續綱目是條叙回河事不詳核今節採宋史河渠志改輯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

秦州寧遠人

取吐蕃邈川青唐降

其酋轄戩

初阿里庫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

森摩沁展

舊作心牟欽德今改

之屬有異志忌轄戩季父索諾木

丹津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

其黨獨沁魯克節

舊作錢羅結今改

逃奔實巴袞

舊作溪巴温今改

實

巴袞者棟戩疎族也自阿里庫之立去依隴逋部河

南諸羌多歸之沁魯克節奉寶巴袞長子巴勒藏

舊作

杓穆
今改

據溪哥城

本唐積石軍後陷吐蕃改名
故城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轄戩攻

殺巴勒藏沁羅紹奔河州說知州王瞻取青唐之策

瞻言於朝章悖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

降瞻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

降於瞻詔胡宗回

字醇夫
宗愈弟

帥熙河以節制之於是遂

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
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

會州西魏置唐沒吐蕃宋
收復為靖遠縣屬鞏昌府

未幾王瞻與總管王愬爭

功交訟於朝於是森摩沁展迎寶巴襄入青唐立瑪

爾戩子隆贊

舊作隴
楷今改

為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斃

為僧以祈免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隆贊及森摩沁

展等皆出降瞻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瞻知

州事邈川為惶州王厚知州事

時二酋雖降然其種人
本樂內附議者謂不先

脩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道險地遠聲援不相
及皆咎王瞻之失策已而森摩等果叛事詳明年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石正言鄒浩

字志完常
州晉陵人於

新州

注見
前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

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
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毫
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搆而以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
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
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置看詳訢理局

非者悉皆超雪
木患而置者詳
句復翻舊案株
連幾及千家倏忽
之間波瀾反覆
因羣小搆陷所
致亦由諸正人
迫不及待當宣
仁聽政時急反
熙豐之政使奸
徒得以藉口若
稍知審顧一切
白之哲宗而後
行或俟親政後
公弟中理則小人
何所騰其簧鼓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
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
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
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
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
之謠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凌叢

舊作令
能今改

威明結

舊作寇名
濟今改

來

坐崇寧即位後
此效尤滋甚黨
禍遂成一時清
流幾盡小人固
不足論而所謂
君子者母亦思
恐太分明其致
禍不亦宜哉

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

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
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

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此後世歲
貢之始

庚辰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

神宗第十子

即位

是為徽宗

太后權

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

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

簡王似

注見前

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

難如此分別惇復日以長則申王似

神宗第九子

當立太

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

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

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

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

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
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

開封人德州刺史操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
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界之窟王膽等于嶺南贖

未至自殺

初贍留鄯州縱所部剽羗衆携貳森摩等結諸族
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紜如山贍又諷
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沒其臂無應者沁羅結請歸即
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
萬助之城危甚苗履

潞州人

姚雄

字毅夫五原人

帥所部兵

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實巴衮與其子希斯羅斯

舊作溪餘

羅徹今改

據之羗无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

請並棄遼川且謂隆贊乃瑪爾戩之子遂命知鄆州賜姓

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幹

舊作拜辟勿
丁凡今改

曰懷義

同知遼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取贍于昌化軍厚

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

注見前

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

字德符
陽翟人

上書

畧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
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

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秉時
職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

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
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
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
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
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厚有之乎賞繆
罰溢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
蝮蝎其克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
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
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踰得失御史
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夫以
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雖有堯
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
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
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
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
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

授

召龔夬

字彦和
瀛洲人

為敘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

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

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

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詞有曰
宜惟尊德

尚齒昭示寵優庶幾繼論嘉謀日聞忠告
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

既又遣中

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

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庶

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王局觀未幾卒於常州

軾與弟
轍師又

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
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
忠規謹論挺挺大節但為
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大后

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
革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
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
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
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
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為昔

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俾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卜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卜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謹

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

字伯約建陽人

陳次升

字當時興化仙遊人

陳

瓘任伯雨

字德翁眉州眉山人

張廷堅

字叔才廣安軍人

等極論卞罪

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陵臺諫論之

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

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

在鞏縣西
南昌陵西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
罷廢新法改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
黨拔去未竟已而姝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
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
益敝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

兼山陵使靈輦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

字相之
明州鄆

人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又是受命即謁告

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

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

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
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
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
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
指為旁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
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

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

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宮中執法今日必有高

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

諫陳瓘江公望

字明表
睦州人

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

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

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

字純一
仙井人

復論

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

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
與非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
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
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
不知畏陛下其意皆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
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

以此得相

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姪出知陳州
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

以杜惇卡後起之萌而款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
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特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

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悔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稍釋黨

朋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初曾

布密陳福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始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大公至正乃帝王圖治之本然惟存之于心施之于政豈在崇尚空言若徒寓意改元于實政毫無足述且至邪正雜進國事

日非所謂公正
者又安在乎

徽宗皇帝

己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玉白氣將散復有黑
氣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
夜之出口為陽月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
宮禁為陰君上為陽臣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
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
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

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

謚忠宣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納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勿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徵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

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
在則毅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和
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苟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

皇太后向氏崩

謚曰欽
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

帝生
母

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注見
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

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
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

合黑龍等江入于海接額能
河舊作鄂嫩河今改後仿此

行宮孫延禧即位

是為
天祚

帝改元
乾統

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

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

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為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徒

其子孫于邊發伊遜特爾特

舊作德里
持今改

之墓剖棺戮

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叅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措紳乘先帝
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
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
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
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雖契丹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
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
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

徙睦州死

方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
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與陳瓘曰惇亡不

堪奈何瑾曰與其悲傷無益曷
若念其臨絕之語取俸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任伯雨半歲而
上百八疏封事
幾無虛日無論
傷于躁妄即曾
有不能默然之勞
亦安得如許忠
謀讜論而言之
悉中時弊耶至
于若于小人本
由事後論定當
其時誰甘自居
小人者乃不實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
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
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
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
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

指其行事若何
而但以進賢退
佞空言辨詰不
已徒見有黨同
伐異之害何足
貴乎

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庶夫
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
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
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罷右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
以媚于己為同忠于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
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
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
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佞人
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
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

實聞斯言令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

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

即簡王似帝即

位初徙封蔡

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

續綱目作蔡王

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令依宋史楚王似及公望傳改輯

公望乞勿以無

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

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
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
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
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
吾有一書諭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
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許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
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
出瓘知秦州

十一月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

史不詳何所人

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

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

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

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

徽宗之政壞于
蔡京蔡京之進
由于童貫自古
宦官柄用未有
不蓋國害政者
至與劉正交結
則乃忠誼大喪
政日就陵夷至

此而危亡之機
益著矣

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

虛

字謀叔建州建陽人

與之厚因見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

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
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
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

字子常紹之子

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

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

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

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

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

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

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有一重左序助

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

字禹弼
泉州人

蔡京二人餘不過三

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通

字德楠婺州浦江人

之屬而

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
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
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
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
請相蔡京而藉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
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

官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
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
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
蘇州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
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

哲宗
生母

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

字芸芝
邠州人

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

協至是左司諫吳材

字聖取處州龍泉人

右正言王能甫附布

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

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

夫彭汝霖

字巖老汝礪弟

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

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

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

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會三

省籍記

燕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棗

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宙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邴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鹹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熹趙約談康楊偁陳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

不得與

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
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
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
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自改作是使之騎
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
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
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
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之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
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礫

字叔靜
錢塘人

善礫嘗曰蔡子貴

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
用于天子願助我礫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
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
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
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

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
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擬壻父陳佑甫
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
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
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
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日神宗創法立制先帝
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
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
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列司故事即都省置
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

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

字彥昭衛州常山人

等十餘

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

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

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詔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

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

意乃與其客強浚明

錢塘人

葉夢得

字少蘊蘇州吳縣人

籍宰執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
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

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軾
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
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

餘官

程颢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

及內臣

張壬良等

武臣

王獻可等

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

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

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

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

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

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

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
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
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
御史中丞錢遒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
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
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

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
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
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未議復后號者
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
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
寺主簿

遼將蕭哈里

舊作海里今改

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展

舊作阿克今改

遣族人

舊作幹遼刺今改

至生女真約回舉兵盈格執之會遼主命盈格

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圖也

先是女真甲兵未當滿千故云

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

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盈格謂遼將曰退爾軍

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使阿古達與阿里戰

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哈里

當鄒浩進疏時
史明言出付于
外既非留中秘
事則應存在有
司况元符崇寧
首尾不及四年
浩即焚單私家
豈故燬遂無可

首獻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自是知遼兵易與

益自肆矣未幾盈格卒

金追贈
穆宗

兄子烏雅舒嗣

女真
自此

漸
彊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
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
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
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

考若奸人密行
毀棄益宜窮究
根株乃偽草前
陳不復檢稽原
奏羣小之敢于
歡蔽亦蔽宗暗
昧有以致之也

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
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未至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

貶竄

任伯雨昌化軍陳瓘連州樊大化州陳次升循
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

南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

商州馬消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

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

編管于象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

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既建

事具前

布列峇縣

設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斟酌

廢置乃罷誠州為渠陽軍

尋復為州

而沅州如故會

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砦而其地復為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

熾京以舒亶知荆南亶奏誠徽二州蠻酋楊晟臻

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

尋改誠州

為靖州徽

為蔣竹縣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

宮名
崇恩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

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免三舍生者

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

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時策進士於集英
殿李階為禮部進

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
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

出身而賜忱第忱悖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
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
何負于卿等
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
三蘓黃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詭怪專以詭異

龔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事其所著書令監司嚴
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感亂衆聽而尹
焯焯字叔思河
南壽安人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
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
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而

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
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
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
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
誤民京怒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
彥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伯

舊作多
羅巴今

改

奉希斯羅斯謀復國趙懷德畏逼奔河南種落更

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
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言貫嘗使陝
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
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
貫兵毋西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
耳遂行都爾伯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
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

爾伯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

子阿穆爾

舊作阿蒙今改

中流矢去道遇都爾伯與俱遁厚

遂拔涅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

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涅州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

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

為靜江軍節度使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

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
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
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
事者有河中府司隸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
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

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
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
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
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

後改通仕

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史長吏廳
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

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

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鄂諾河流六千

餘里與混同江合

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

真自是來往不阻

既而女真徇地別部高麗恐不利於己因侵之為女真所敗高麗懼

還所俘

復請和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刑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
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
京師置官以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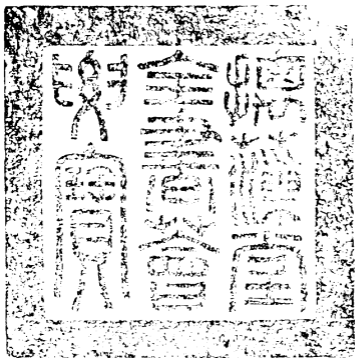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

太子羣臣不可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
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膳錄監生臣周光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詳校官原任主事 臣 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宋

徽宗皇帝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

許天啟言請鑄當十錢

募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納天

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西

鑄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

議者多言非

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

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

即令許天啟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

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子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

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厯中范雍知永

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衆公私病之後改折二

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

益

壞

命方士魏漢津

本蜀 照卒

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

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感其說

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曷字子蒙開封人為大司

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

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

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

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

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

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

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

黃鐘之律定矣黃鐘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

鐘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

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

漢津本刺員兵士自云居蜀

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飛樂之

吹竹紫黍自伶
倫置律以來未
之有改漢津庸
妄誤解夏禹以
身為度之文輒

用帝指寸節短
長裁為律管天
人之身體短長
不齊得易一帝
即易一律乎一
時君若臣無能
辨其証謬方謂
鑄鼎制樂安通
古人多見其不
知量也

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秦律已成不得伸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皮于范鎮窺見其制作因
掠取之蔡京神其說托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常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
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

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

字賓老揚州人以

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
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
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鄆廓州

注見前

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

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湟命高永年

本河東蕃官

將左軍別將張誠

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

舊作宗哥今改川在兩寧縣

入湟河羌置陣臨宗水

而宗噶爾川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說曰宗哥因以

名城倚北山希羅斯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

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

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

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斯以一

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羅斯

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

青唐知羅斯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

羌酋喇實鈞凌結

舊作落施軍
今結今改

以衆降遂入廓州詔

加京司空封爵而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西京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
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
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
印製四川如舊法惟浙閩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
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王安石以學術
文其堅備殃民
悞國實為名教
罪人乃竟以之
配享廟庭位躋
十哲之右增聖
弊姦莫此為甚
且未幾而追封
王爵並以狂躁
險狠之王雋從
祀兩廡其視明
季之議以魏瓘
配享相去蓋無
幾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
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
字伯通處州龍泉人
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

注見前

草

漢黃門令史遊解散隸體作草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

三

體明說文

漢許慎纂

字說

即王安石所撰

爾雅

晉郭璞注

博雅

隨曹憲撰

方

言

漢揚雄撰

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

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

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

章

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鈎股見後漢書注

周髀

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

及假設疑

數為算問仍併厯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

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

登仕將仕郎為次

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
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
戶部尚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
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
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
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

字聖與秀
州華亭人

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

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
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
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
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
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
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全

額斛代發之法
本常平遺意而
地當運道要衝
紓民兼以濟運
立制頗為無弊
蔡京貪鄙止國
庇其姻黨遂致
糶本匱竭上下
交病視熙豐之
新法同為民害
而安石止于不
恤人言猶未若
京之徇私專利
也

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
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
文為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
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
糶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
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
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

字子禮
鄒陽人

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逢築一城
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
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敵戰

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

敵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畧

五路先是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疊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

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

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疊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

蕃巴勒結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

潘州路接洮岷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

乙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况京

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

京卞弟兄用心巧詐略同官寺之不可與共非卞獨明而京獨味蓋京特創其說以為希寵之

由而卞即借其
說以為指摘之
計正不得以一
言偶中必是卞
而非京遂從而
定其優劣也卞
其骨肉之間傾
軋已如陌路又
安望其利人家
國耶

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

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鑾

卽古州鑿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

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逕柳州府懷遠縣縣舊名王口砦羣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內附詔

置懷遠軍

今為懷遠縣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鑾內附考黎峒鑾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

有黎峒傳與王江各不相涉徽宗紀但云王江鑾歸順並無黎峒字惟王祖道傳云黎人願為王民請置鎮州

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為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

綱節採王祖道傳作目
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後

自蔡京以開邊盡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

知桂州王祖道

字若愚
福州人

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

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

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

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

其地置允格二州

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
置尋改從州故城俱在今黎平府

永從

增設提舉溪峒官

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
請于黎毋山心置鎮州為下

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版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崖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

字逢源泉州晉江人

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

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

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軍儲運給

熙河謂之結羅其後

俵糶

亦始于熙寧中以糶鹽錢鈔在京糶米付都提舉市

蔡京復行之決而

易司貿易度民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

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椿謂之依糶後蔡京命坊郭鄉

村以等第給錢俟收

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

以時價入粟邊郡

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

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

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

本蘆牛城崇寧中改名在今西寧府西寧

北 縣

執知鄆州高永年殺之詔賧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綽羅

舊作卓羅今改

右廂監軍日木多

舊作

仁多今改

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下無附者章數上京

責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還為夏所獲遂追保忠赴

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

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

兵延衛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

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

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翼請皆
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
羌酋希羅斯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
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

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

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為衛屬人
西中府河橋在今衛南

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
文成

北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
高密人往秦州逮治

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未幾夏人復入寇鄴廷將劉延慶等敗之劉延慶保安

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

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

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

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

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

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

字彥振
福州人

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

挺之于四年三月
為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
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

字伯受湖
州長興人

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穎

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
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

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
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垝墁如方

色外築垣環之

中央曰帝饗北曰寶鼎東曰杜鼎東
北曰蒼鼎東南曰同鼎南曰彤鼎西

南曰阜鼎西曰嘉鼎西北曰魁鼎
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

時制新樂亦成賜

名大晟置之
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任德不在鼎今
古不刊之論即
尚鼎果傳子後
亦不過一尋常
古鏡耳秦皇使
人沒水求之已
為憑阻微宗乃
曰行鑄造設立
多名益荒誕不
心失至酌欽時

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

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

寶鼎忽破或錄治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傳會可笑哉思妄作之屍何所關係而斯重視之乃爾耶

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摠還自遼

林摠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傷而歸乃不治其罪而反與還被及遣使責言失禮又不能詰其

摠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摠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餼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

空館舍絕烟火
之悖慢而遽出
據以謝之始之
賞制于權相繼
之罰壓于強鄰
徽宗但拱手以
聽其何以為國
耶

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勗領蘇抗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勗俱給事蔡京所京

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

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

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勗

領應奉局及綱事

勗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
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

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
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

罪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逮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網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舵師伺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戊丙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

郎劉遠

字公路
隨州人

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

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遠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
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
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
滅也尋以太白書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
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
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敗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

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

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

時天下久平京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帝嘗大宴出玉璫王卮示

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瓊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

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

人主荒業為懷即當重熙累洽汲阜入安猶當時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萌則喪以忽肆鮮有不流為麥安醜毒者是以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尚不忘交傲而衰世之臣

乃倡為費可詒
大之說以惑其
君甚矣其佞也
况徽宗時歲幣
困于遠兵餉困
于憂復繼無費
剝喪之餘節度
之所儲有幾且
壤地日感民怨
日滋又何費豫
之足云乎

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
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
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
奇巧為功而花石網之害為尤甚
及彗星見帝悟
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
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
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害民之事

稍稍澄正之

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
使逵畢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

人君顧畏天命
敬凜惟在平時
臨事修省已為
無及況事天以
實不以文區區
求言果足以感
休和而弭災沴
乎乃徽宗請見
則畧可戒心變
洵別復前修志
直是以虛文為
救急之具姑註

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
廷不可與四夷生隙勞端一聞兵連禍結生民肝腦
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
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

劉曷所造也

天聽其無當于
居高之望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
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

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

字達夫
開封人

往來鄭

妃

開封人

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

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

謹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

字德初

州西安人

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于是

京黨御史余深

福州人

石公弼

字國佐越州新昌人

論達專恣反

覆陵茂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

須城人適

之子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

損緡錢二百萬市北珠以

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由是怨遼北珠即東珠出混同

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

用是貴顯洵武與妖

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

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

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置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

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

使居中不憚蔡京為言宥府本兵

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

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

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

于是居中疑京授己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

字居安京長子

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

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

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

字德臣台州臨海人

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

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

俱依

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

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窳

字文旣開封人

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

字德休湖州德清人

監信州酒稅竄御史

蕭服

字昭甫廬陵人

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蘓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
綰兄弟遣開封府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
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
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
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
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

州而終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

絢

字贊夫常山人

李籲

字端伯洛陽人

謝良佐游酢

字定夫建陽人

張繹

字恩

叔河南

蘇兩

字季明武功人

呂大臨

字與叔大防弟

大鈞

字和叔亦大防弟

尹焯楊時

字中立南劍將樂人

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卒年七十五

絢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

常博士頤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之蘧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聽事有未激則穎有訛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醜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仕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穎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焉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兩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

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
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
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達于禮每欲擬
習三代遺文舊制全可行不為空言以排世矯俗仕終
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黜于
頴昌其歸也頴昌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頴昌復師事頴
一日頤偶暝目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
外雲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為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

趙震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

莊周象罔以說
本屬寓言若小
所見乃委蛇非
罔象亦但云
捧首而立不言
有兩首蔡京無

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

稽妄引欺蔽固無可辭然竟以比為京罪亦所謂問無益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戚畹以進始比蔡京而旋怨之其向背亦惟利是視不可以一事立異而薄其責也

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

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
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
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
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
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

本蠻尚宋置州今屬廣西慶遠府

與宜州

注見前

及西南夷

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

其首莫公佞阻文蘭州

宋羈縻州故地俱在今慶遠府東蘭州界不令納

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

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

黔南路領廷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

太尉而名祖道為兵部尚書

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

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二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

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通程邈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孺籍之孫趙通開封人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

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綏陽縣是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

既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漆播州及遵義軍尋又

奏瀘州夷納土置純滋州每開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成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 漆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

今為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為武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為九支城在今瀘州祺州

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
霸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

清州

戊子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九鼎未已而八寶即因之且以璽數比例秦政其賦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諸名日尤奉誕無據佞臣遂因此表賀君日

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

驕而臣日詒雖
欲不亡得乎

特上表賀

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

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

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

內臣建節始此

及是貫捷至復

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

有二一為唐置本靜邊鎮一為宋置

易鎮奉寧

貫以奉寧

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節度易鎮洮州

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

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

懷素謀反

事具前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

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

和謚靖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

即撫水州注見前

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

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

宋史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

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五百餘

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

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

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

父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屬廉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俱屬右江道寬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納土

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崗幅員萬里

蔡京率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丑巳 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

字秀實
邗人

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
姦措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
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
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
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
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

折檻毒褌配載
家共傳為美談
夫檻不治猶可
也衣無褌其何

以服御且既知
旌直則何不去
姦况不旋踵而
未乃以狂妄賊
摘則此舉之矯
飾無味更不待
言

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
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
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
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關為
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
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巨姦柄政小
盈廷卑黨狐朋
其庸惡固無所
不至然如薛昂
之舉家避京私
諱則不復知有
人間羞恥事矣
後時程松附韓
侂胄而獻妾名
松壽與此事異
情同殆所謂無
獨必有對也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

侍郎薛昂

杭州人

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摠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
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
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

字介仲
楊翟人

劾京罪惡

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

字祐之
開封人

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
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
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

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
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
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
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
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蝨負山多見其不勝任
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

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

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

字仲達饒州樂平人

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

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

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

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

字聖可衛州西安人

言京擅持

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

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
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
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尹京等事
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
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昫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
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新

儀頒行天下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

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
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
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
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
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蒙伺京

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
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
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
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

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
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
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
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
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
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
結人心錢抄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亭數興而國力大
墮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

張商英始以力
排元祐諸臣遂
得進用且黨章
惇而媚蔡京本
非方正自持者
其後因稍自與
吳漸為其黨所
不容而一時物

乃出之杭州

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
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於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
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
彗不見明日雨帝大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望翁然歸之衆
論波靡寔無足
為定評也及以
琴隱兩降為商
英拜相之應尤
証罔可笑史冊
流傳適見其無
識耳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
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
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
以外戚罷

辛卯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剗制人主

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

為當三

夾錫錢亦罷

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

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

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

當革升平樓成主者過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

時

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于公座誦言

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

商英初相大革
蔡京弊事亦嘗
不足以稍蘇民
困乃凡有所為
先于公座誦言
不過欲假以沽

取名譽史稱其
意廣才踈猶未
窺其底裏也

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

字子西眉州丹稜人
商英薦其才提舉京

畿常

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

初帝在潛邸天
信言當居天位

平

及即位頗睦寵之

商英因與往來

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

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居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
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

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于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薏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

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

字景山迪弟及之子

通使證其妄瓘曰

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

置通州

瓘嘗授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

妄以正君臣之義張高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高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城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械至執權至庭大陳獄具將勝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主邪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合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

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
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憾慚揖瓘使退所以窘辱百
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憾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
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

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

而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

植夜見其侍史

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

歸易姓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

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作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
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
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以行
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
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

以主戶儀兵
刑工為次

縣分

六案

如六曹
之次

內侍省職悉倣擬廷之號

宋初內侍省
官有內客省

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
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侍之

修六尚局

宋史職官
志殿中省

凡總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然皆不
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營殿中省蔡京修成六尚局

敕令格式

建三衛

親衛勳
衛翊衛

郎

秩比大
中大夫

遂詔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
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己癸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
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
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

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

簾鉤自縊死

謚昭懷
祔葬永泰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恣憑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

濮州臨泉人

號洞微先生王仔昔

洪州

人號道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

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
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
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
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
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

言遇許遜

晉人字敬之家南昌少從吳猛得神方秘術初為旌陽令尋去官時斬除蛇蛟毒物

以濟人

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

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

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

時朝臣戚里夤緣關

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兩行卿幸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似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安中字履道

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初天子園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

真宗天書之妄
尚造作一物以
欺世詎氏至徽
宗直於青天白
日當日共觀之

時若若臣愚作
嚙語不復觀字
觀非笑誕益甚
矣且南郊大祀
而令道士百餘
前導典禮黃如
視明禮猶兒戲
若非天奪其魄
何荒唐至是耶

復是何處也攸即秦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
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
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
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
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

達貝勒舊作都勒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

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前

幸混

同江釣魚生女真部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

適遇頭魚宴

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魚宴同結綱目誤作魚頭

改今

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

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

密使蕭奉先

天祚元
妃之兄

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

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麗人不知禮義且

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

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

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

使烏雅舒卒

金追贈
康宗

阿古達襲位為達勒貝

遼使愛
錫拉布

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

為罪乎愛錫拉布字達爾丹五院部人舊作阿息

保達爾丹舊作

特里與今改

甲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

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

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

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

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

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雀諸
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
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
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
燈幸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
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
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
珍木殿宇皆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

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

今吉林烏喇

北混同江東

遼主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

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

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為辭

阿蘇奔遼事見前

稍拒市鷹使

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

又名昱烏古魯孫按普嘉努舊作蒲

家奴今改後倣此

舒固特

舊作習古乃今改後仿此

等索阿蘇遼主終不

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

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

錫拉布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

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也乎

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

發渾河

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古小遼水也

北諸軍

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

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

與薩拉噶尼瑪哈

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今改後仿此

等謀徵

集所屬諸部兵九月皆會于拉林水

注見前

得二千五

百人以遼之罪申告于天地傳檄而誓至遼界遇渤

海軍攻金左翼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

舊作謝十今改

墜馬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

十七八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完顏部人罕都

之子後更名完顏希尹古紳舊作谷神罕都舊作歡都今改來賀勸稱帝阿古達

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

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

軍司以間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注見前畧不介意惟遣

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十月朔寧江陷

防禦使大約什努努舊作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

諭遼人遂引兵還

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

下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

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字董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今改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

奉先之弟

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

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

托卜嘉

字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之孫舊作捷不也鄂爾多舊作幹里端今改

副之發

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

舊作出河今改

店今奉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今以此肇王迹故建州因名之後廢阿古

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剽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

信賞必罰乃鼓
勵將士以大機
若賞不酬勞罰
不當罪則疆場
八音辭體難復
有用命乎主士
無圖志以戰為
徒死退可保生

遼政不修于此
可見止自取滅

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

輒潰

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伯都訥舊作白都訥今改

遼圖哩

舊作鐵里今改部奚部族號

奚王和勒博

一名翰字紐

之後即蕭幹也舊作回离保紐掄

舊作按懶特哩舊作忒鄰今並改叛降女真已而逃歸

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真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

馬事亦率所部降之已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

舊作訛

今改以書遺其國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統軍梁多凌

舊作哆
凌今改

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

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飢色

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

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

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

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

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減底河城

宋延州有石堡
岩在今延安府

保安縣北若旁有洪流名減底河
政和中夏人于此築城以扼要害
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和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為金太祖

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

谷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

改後做此

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

烏古

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

作阿里哈邁今改後仿此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

為言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

策于正月朔即皇帝

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安

春水

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

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為安
春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
之上于是國號大金

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安班
金史作版舊作諧班今改貝

勒薩拉噶舍音
烏古孛第五子後更名杲按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後倣此為固倫貝

勒
金史國語解云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所謂國相也按固倫舊作國倫今改後倣此

晏州
唐置宋為羈縻州地在今叙州府興文縣夷反以趙適為瀘南招討使

平之

初知梅嶺砦
宋置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

金玉噐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

諒以斂竹木擾諸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
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
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
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
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為招
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
據輪縛大囤即南壽山在今興文縣南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
密諸村固夷為道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

通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

而山多猿適乃用竒計以火猿攻圍遂克之

丁遣土

蒙
寨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猿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
膏蠟縛于猿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絕梯登崖顛乃絕
梯下引入人卻枚挈猿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
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猿熱狂跳賊廬
舍皆茅竹猿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猿益驚火
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能復抗赴火墜崖死
者不可勝計

斬數千人

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

若畫疆畝募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僧嘉努

舊作僧家
奴今改

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

金主遣薩喇

舊作賽
喇今改

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

府于別地然後議之

已而遼復遣耶律卓諾等六
人齎書使金斥金主名冀其降

金主留其使五人獨遣卓諾

還報亦斥遼主名諭

使降後遼又遣蕭薩喇如金金主復以書辭慢留之

不遣卓諾舊作張家

奴薩喇舊作辭刺今改

金擊遼兵于達嚕噶

舊作達魯
古今改

城

遼黃龍
府地

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

遼益州觀察屬黃
龍府地在今天

府開原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

額爾德

舊作幹里
朵今改

左副統蕭伊錫

字圖敏國舅少父
房之後舊作蕭乙

薛圖敏舊作
特免今改

右副統耶律卓諾

字特們季父房之
後特們舊作特末

行今
改

都監蕭謝佛哩

舊作蕭謝
佛留今改

將騎二十萬步卒七

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眾趨嚕噶

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

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穆哩庫

烏雅
舒長

子後更名宗雄舊
作謀良虎今改

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羅索

幹

里延完顏部人舊作婁室
幹里延舊作幹里衍今改

尼楚赫

金室宗子舊作
銀朮可今改

衝遼中堅陷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

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

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殫耕具

皆為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庫勒城名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北舊作古骨龍今改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

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

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

守而還

城名德威在黃河東

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庫勒大敗

之斬首三千餘

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以援

不至遂降法受而屠之

仁

多泉城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廊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

大伾及居山汶子二小山也 大伾注見前居山一名紫金山汶子一名鳳凰

山俱在今衛輝府濟縣東大伾之支隴也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伾及東北二

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

二橋

屬濟州者名天成屬滑州者名聖功

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

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

北邊紀事遼長春州亦曰長春路長

春州注

命蕭呼都克

字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奉先今依呼都克卓諾二傳呼

見前

都克舊作胡篤哈津
舊作合术隐含改

為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之以

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

在今札賚特西北遼

為長春州北境

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

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
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

注見前

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

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
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
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
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
之才及馬腹遂克黃龍府遣蕭薩喇還遼曰若歸我

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

舊作諦里今改

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

頃遼主使行宮寶達爾伊遜

遼著帳戶司有承應寶達爾局官舊作小底乙

信今改持書言卓諾之謀淳即斬迪里攜其首單騎詣

廣平淀

遼史營衛志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軍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

號永州考土河即今老河發源喀爾心經菽漢翁牛特諸部落會于錫喇穆稜即史所云潢河也

巴納

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稱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

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

知淳不見聽即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

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

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能克率衆北走順

國女真阿固齊

隸遼之熱女真舊作阿鶻產今改

以三百騎一戰勝

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脫者皆奔女真

卓諾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
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

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舊作葭步答今改

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
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死戰莫
能當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曰事
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隨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

敏

舊作馳門今改

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

至沃楞灤

方輿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沃楞灤舊作幹隣灤今改後仿此

金主行

次約羅

屯名在黃龍府東按約羅舊作爻刺今改後仿此

與其臣謀曰遼兵

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

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

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

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

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

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
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默焚營而
遁金主亦引退

丙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

渤海人

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
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
太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
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

兵三千屯八甌口

在奉天府承德縣東

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

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

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

因

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

潘州人

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

字歲昌温州人

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

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

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

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

祇宗崇正信道術奸
即窺其欲而
丁之當王素李記
不經橋証帝不聽

蔡京輩以其謬
語創列仙班以
為要寵之計
是靈素之妖妄
京實有以致之
不獨徽宗庸
闇受蔽也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

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

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

伯王黼

初名甫字將明
開封祥符人

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

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

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

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温州為應

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霆間禱

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

字彞叔世衡之孫

克夏滅氐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滅

底河城敗績

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皆沒厚重賂童貫遂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

去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

莊列博士二員

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又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

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

汴京北門

對晨暉門

延福宮東門名

作上清寶籙

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

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

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

龍門城上作複道道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呼

實布

完顏部人按呼實布舊作胡沙補今改後仿此

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

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

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

韓國公和卓子

帥諸軍

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

遂取瀋州

遼置今奉天府是

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

即瀋水在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

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

而卻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

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

地名方輿記要在遼陽東

遼陽人托

卜嘉

曰大臭按托卜嘉舊作塔不野今改後仿此

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

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

主以幹魯為南路都統鄂楞

舊作幹倫今改後仿此

知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
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

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
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
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
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

人主進退大臣
秉公剛斷原無
藉他人伺察况
蔡京行事通國

知非曖昧隱
以可叱又何待
以伺而得之蓋
以宗雖惡京專
未必異于斥
特因居中輩
論姑以此為
傳之計耳乃
以中輩承命以
以亦不聞別有
陳則亦依違
以時之小人為
以任辨奸去佞
責即

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

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正夫能迎時
上下持祿養

權入相半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鄧洵武亦卒鄧氏
自給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

天下禍源自
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

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

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濠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注見前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璘

潭州湘鄉人

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

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己而知桂州周種劾璘詐冒璘遂得

罪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

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于
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
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
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皇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

被金狄之教

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謂佛身體而貌皆若金色故徽宗云遂

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為

自漢以後多有
上其君尊號者
以廷臣而妄議
人主崇稱且不
可為訓徽宗乃
諷道士上表冊
為教主道君尤
史冊所僅見哉

九五之尊而甘
蒙異端之號名
不正而說無稽
不詳孰甚焉且
以此寧假手羽
流教道錄奸徒
肆行無忌動輒
造為帝詔以快
其私亦何異教
孫升木乎

良獄植產之資
所需有幾何至
越海渡江毀橋
梁毀金城郭而致

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

章疏內用

宋制廢后入道謂之教主故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時孟后在瑤華宮

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

宋縣今屬鳳陽府縣有磬

石太湖

具區也注見前

慈谿

唐置今屬寧波府

武康

注見前諸石二浙

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

與下龍眼柳實注見前

橄欖

一名南威又曰

且司以專官糜
帑滋累蔡京雖
實道之徽宗亦
豈得辭咎至于
所在騷擾民怨
沸騰藉曰未知
又可諉為有司
奉行之過乃既
察其弊端取憑
御降欲便民而
擾害如故曾未
聞稍懲其罪徒
知而不能行又
何為者耶

味諫亦曰諫果
江南呼為青果
龍眼南海柳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

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
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
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
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
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
侍節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
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

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

即蔡渭

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

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據居中然卒不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為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

在今札魯特右翼西北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有陰涼河即此

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

衡州

當作衡州遼置廢址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

蒞藜山

方輿紀要在寧遠縣邊外

以渤海鐵州

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

人郭藥師等為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為少宰

白時中為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復用事引為門下侍郎遂

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慙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
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
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
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

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
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
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
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
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
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

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

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

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

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

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

在杭州府方輿
紀要山岩壑逶

迤左瞰大江如
鳳凰欲飛故名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

字元暉
州縣人

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

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

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

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
蔡京疆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
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
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
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

金宗室子按烏楞古舊
作幹魯古今改後仿此

戰于

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遺金咸州

遼置故城
在今奉天

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

以歸薩喇及阿蘇為言淳軍至蒺藜山烏楞古及知

東京事鄂楞等進攻顯州

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

遼怨軍帥郭

樂師乘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烏

楞古追至額勒錦陂

方輿紀要在廣寧北

遂拔顯州于是乾懿

壕復成川惠七州

皆遼置乾懿川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今仍為州屬奉

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

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冊
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
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
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
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
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

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辨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
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
環賜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
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
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
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

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黜以計獲免還為學士丞旨遂
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

熙和人

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

遼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

泛海

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
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
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
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

大夫

金史作登州防禦使東都事畧作登州都巡檢

馬政同樂師由海道如

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舟五十餘城
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
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蕪五千餘間苑後

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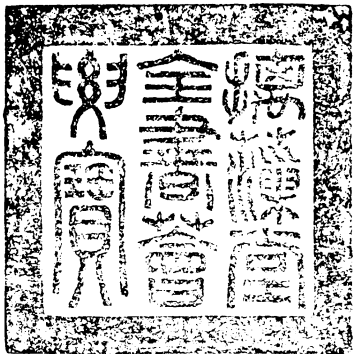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節監
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
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
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悅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騰錄監生臣馬錦

財團
法人
佛陀
教育
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